

祗平居士集

祇平居士集卷十七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五

與胡書集論修濟寧圖記書三

二十日取魏隋二書及劉昫舊唐書纂修職官一目採其  
要切語別加部署頗費窮日之勞今晨復取歐陽子所修  
新史觀之聊欲考其彼此異同之故非有別加採取之意  
也開卷得其序文一首讀之忽如聳身霄漢之上凡山川  
紆曲天地員方歷歷皆在眼下於是爲指陳分析著其一  
代始終得失之故如大禹治水綱明目張又如手持巨刃  
摩天而揚韓子之所謂垠崖劃崩豁乾坤礪雷碾者皆於

此遇之下視蹒跚泥淖之中尺寸不離猶恐或失者真如  
跛鼈耳爲之低徊反覆撫几長吟不能自己又恨乏精鑿  
之士相與共賞其奇雖以閣下之好古隔越數百里無由  
挾摘省微用相餉饋爲之同聲而共唱也子云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自孟荀沒後迄今二千餘年中間能以立言之  
詣自垂於不朽者自司馬遷外吾未見其有兩也元啓向  
讀五代史職方考曾爲學人一一指陳其義而笑茅坤輩  
亦復妄加歎賞不異矇眛觀劇今讀此愈知歷代史書但  
有司馬歐陽二家而已又恨自歐陽沒後至今七百年無  
有能標舉其義以示後之學者以是知文之難言史公謂  
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又云可爲

知者道難與俗人言豈虛也哉昔人有言文至不可方物  
處惟神於鑒者能別之次亦須近其境乃生嗟歎合河孫  
文定公得鄧文語同門許道基曰此生心細如髮其所著  
述老夫亦尚有鑽研不到者椒園沈先生於元啓壯歲時  
未相見許爲當代古文作手後於逆旅投一書越四五年  
向兗州守葉棠道及謂此書至今猶檢存行篋時諷覽之  
延津楊觀察素以古文自負嘗出所撰建陽學記求改元  
啓爲添設數語觀察大喜遇人卽稱道以爲此某所欲言  
而不能者真史記筆也首春於使院中效周進士作鄧氏  
諧序一首其首簡云鄧之封國有四其自出之祖惟三而  
其郡望則二小兒大驚曰此非史記西南夷列傳章法乎

柳子竊爲游記未免有準方作矩之痕此則純自胸坎中  
流出所謂無心而冥會者矣末後略敘其先世孝友事實  
兒謂此一篇擔斤兩處非此卽序文雖不作亦無害矣然  
試出以語人果無知者故曰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元啓未嘗不好名然所好者後世之名至於囊軸買聲旣  
爲素性所深鄙或更攀援聲氣期於互相標榜以固其名  
如孫可之所云口口附和不敢道破者其恥尤甚故自甲  
午墮地至今從未敢求知於世卽有知者彼自相知元啓  
初無求焉惟是不直則道不見故每論道理輒不復能隨  
俗爲浮沈韓子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已之道乃  
夫子孟軻揚雄相傳之道也屈己從俗是爲貶道貶道者

由於見道之未真信道之不篤耳又見古人與友論文必囑其秘勿示人大槩爲無益而名謗耳至歸震川則又添一語曰恐爲不知者詬厲且大洩其天機也古之人其自珍惜其言也如是昨者小兒傳述盛指謂所寄書札俟成書後乃以示人深感珍重之意與鄙心極合雖然成書後亦何必示人語曰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已容元啓爲閣下相愛故敢傾吐其所欲言者豈欲與時賢競能否哉重之詬厲旣所不甘洩其天機抑亦鄙心所深吝二者旣無一取則莫若終秘之而已矣揚子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則好之矣如歐公文迄今且七百年而鄙人乃爲傾倒若是第患修辭不足以居業耳豈患後世無知我者乎昨修祠墓

志得歐公所跋王政墓碑元啓特表揚之以爲其言可與  
峴山亭記竝讀然峴山亭記傳誦數百年近代名公各有  
評註究何嘗有一人能讀之哉又况集古錄中題跋小品  
又烏知其爲驚天動地之文乎偶閱新史序文歎誦不已  
念目前無可與語輒爲閣下一言不自覺其決壞藩牆竟  
至滾滾多言及此幸恕不謹

與胡書集論修濟寧圖記書四

所示某烈婦殉夫事此間趙生亦言之然在六月間烈婦  
傳業已繳存官閣此時方修宦蹟傳無暇爲之又讀趙生  
所示烈婦事元啓惡其忤姑以伸己志激烈之風雖盛其  
於至性亦少醜矣因憶歸震川爲陶節婦傳稱其事姑尤

年而與其姑同日死知古人誠有非後人所易及者然以死自決要非人所易能忍由作文者措詞之不令當爲削其悖於禮者存之至德行門死節傳中簽示汪應科一條則元啓有必不能承教者元啓少讀司馬子長之書長而泛濫諸家之史以爲繼子長後者惟班氏歐陽氏二家而已今卽子長書言之所載世家列傳諸公皆彪炳有名其畢生行事使談者娓娓不倦聽者悲喜無端而讀者亦惟恐其易盡故能傳之奔世而不朽他若一事之奇一節之善無有特爲之立傳者傳旣無可立事又不容盡沒則爲多方以網羅之如陳嬰范增龍且宋義紀信侯生等則附之項羽紀馮驩毛遂李同侯嬴朱亥毛公薛公朱英之徒



則附之四君傳高漸離田光樊於期秦舞陽等則附之荆軻傳至若高祖以後至太初功臣侯者類皆有攻城略地刈旗斬將之功書之則不可勝書略之又不可乃改世表年表月表之例別爲侯表以綴緝之期於事無遺漏而文絕支離非必盡人予之以列傳也盡人予之以列傳則自黃帝至太初世家以百計列傳當以千計豈止三十七而已哉間以此法讀前漢五代二史無有與子長相刺繆者譬之於醫鼻端之贅有法以落之唇口之缺有法以補之巧奪化工故足尚也然而孟堅之傳蔡義已不免爲後人所訾議又况蔚宗以後史家力薄才下有者存之無者闕之其所列小傳或止四五十言其他功行卓殊者又以文

少旁見側出之奇讀之翻覺間然寡味至若近代志書更無復言史法者如舊志有祖孫父子裂爲數人亦不復知其爲一家之人者病在剽賊前文隨事紀錄不復考究其始終且又力不能作洪鑪之鼓鑄耳此猶贅者任其爲贅缺者任其爲缺諉諸生物之固然如此則又何貴乎裁成輔相之功能哉元啓於鄭瑄事附之裔孫文炳傳郭鉞事附之其子汝傳鄭其諛附之其曾祖與僑傳至節婦傳尤病其散碎觀元史所載直與市肆簿券無殊元啓或二人或三人共爲一傳人不必一姓事不必同時作此初割讀者似亦可以微窺其意而於科目官師二表外又割忠孝義節一表以該羅遺事其好勞而過用其心益百倍於世

之隨事纂錄者矣今乃欲於無可紀述之人著之列傳則元啓自春初操筆以來真乃無事自擾原稿具在稍爲汰其繁冗旬日早可奏功何必如今所修實費五六月來父子二人窮日夜之力哉應科事祇可列之表中無庸作傳此元啓修書之大例前札已屢言之必欲徇世俗之例則前所修土地一門已屬多事竟從原稿付刻可也且觀書者但當觀其所載不必觀其所不載惟唐世許遠與張巡同事同死而李綸削之類有昂此抑彼之意故昌黎特斥其疏他若周漢及五代間軼事雖馬班歐陽三公不能悉爲之錄也要視其所錄者足傳於後否耳元啓於舊志新稿中刊削者頗有然於此邦利害所關及功德之可以垂

後者亦已略備必欲援史公多愛之例惜其猶有棄遺則俟成書後別延他友輯爲補遺一冊與圖記兼行所謂瑜則相資累母相及可已明歸熙甫爲人作文雖卒稿後累求不出必遲之又久而後與之其與人書云文字難作每一篇出人輒異論且待來年與之今日恐太草草耳元啓文求者雖衆然受人口語亦無算惟自幼倔強確守韓子所云信乎已者而弗之易故雖不能進於古亦自信其不猶乎今近蒙閣下謬許爲可與道古故敢不避醜拙盡獻其愚顧其間實有不能勉強承教令者則由泥古不通已成拙性非敢故違盛指也元啓能一日作數十文亦常至累日不能構一句如賦役志前許月初涉筆至今不作其中

蓋有難者明徐文長自言有不知恥以爲知元啓亦然世人強不知以爲知離文成巨帙句字微詰知其不能爲答耳今晨思欲檢尋會典意謂此書於賦役一門必有端委可究會兒子往省未回元啓不能司緝閱之勞獨坐無事輒草草作此一書自道其所以不能承教之故幸察

與胡書巢論修濟寧圖記書五

事必究其所從始孔子生周代禮樂大備之後猶欲追說夏殷而深以杞宋之不足徵爲慨蓋窮理不患其不會歸於一正患其剖析之未精耳故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就今世賦役言之豈但夏稅秋糧均徭單甲其中冗欸碎目悉已併除卽此大綱

四款亦已竝除其始則直曰地丁今則人丁悉併於地竝  
丁字亦爲虛目直當云地銀地米而已專記銀米大數不  
溢不斷以之作吏則有餘矣然非考古之士所宜經而出  
於此也今賦役款中所宜考定者甚多前志彼此相傳類  
於孫樵所譏口口附和不敢道破者正復不知有幾鄙性  
蠢愚必欲考求其故輒悶然而不怡者時或閱日累旬昨  
於賦役之書偶一披覽忽然有得如遇重寶卽爲疏明其  
大旨分條各目之下前見堂邑志中所論代編一款知爲  
有學有識之士近代百年間少有能如此存心如此考究  
者因欲得此一書閱之猥蒙卽以見贈足見教誨成全之  
功而來諭乃有代編卽係正編之語因念莊生有言毛嫵

西施天下之麗人也鳥見之而高飛魚見之而淵沈又曰  
卽且甘帶鴉鴟嗜鼠世間好惡不同難以強一蓋若是哉  
錢蒙叟一生誦法崑山其編次震川全集偶著一二語多  
有非他人所能道者獨其於馬政志不置一詞做昌黎順  
宗實錄之例置之外集但云其書則自謂做八書而爲之  
者也可知其於此書猶語語在雲霧中也然則史學之不  
傳寧自今日始哉元啓因賦役一志頭緒繁多嘗慨然私  
語小兒曰前修三十餘卷之書雖非聊爾然精心之士猶  
或可以相助獨此一目雖現在受業如朱生辰應輩倔强  
自豪必不能稍贊一詞若此卷書不就目前竟無有能續  
成之者今幸略有就緒外間人竊爲嗤笑者蓋不知凡幾

元啓則自謂恐得罪於尼山廬陵兩夫子也吾書蓋留俟後世之人有如此兩夫子之用心者耳豈爲今世也或云此等不過帳簿何用勞心吾謂王安石亦嘗譏春秋爲斷爛朝報由今觀之果可與斷爛朝報例視耶吾修此志直以兩夫子之心以爲心不知者固不妨任其詬厲也宋孝宗見觀音大士手持素珠問所念何佛僧曰觀自在菩薩閱至改火耗爲養廉一欸見所載奇數皆不合修書正欲相諮又恐重勞誨示以爲奇數卽正數之零者耳鄙意不煩清慮只須向濟寧胥吏令將火耗及合州養廉細數照原案詳悉錄呈以備刪纂可耳



與胡書巢書

元啓學古文四十餘年誦習太史公書亦三十年餘矣遍  
觀歷代史書自班固外獨服膺歐公五代史記而竊怪元  
以前諸家之史率多冗穢不治欲求媿陳范二家已無一  
得其彷彿者世言金史本元遺山遺稿略一檢閱知遺山  
特薈萃諸司吏牘以待後人之採緝實無一語經其筆削  
也願元啓一己之私論雖然世亦未有能相信者生平所  
述鄉里翁媪行事不乏然不過一人一家之私記思欲馳  
驟往古盱衡當代則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平日所得於  
太史公之書者亦無自發抒其一二又凡鄙人議論所出  
必有異乎世俗之所云者聽者往往掩耳不欲聞獨徐中

丞深相推服謂鄙文必可傳於後世又蒙閣下不棄出其  
手纂濟寧志稿委加編次蓋得徐公書院一席資脯以膳  
家而元啓衰年善病又得閣下爲之供其藥餌首尾一載  
有餘始得哀然成集非兩公交相翼贊元啓亦無緣獨就  
此書蓋成書之不偶如是又以閣下暫息搏飛之翮此書  
未及發刊得以首正暇日重加校勘之功誠恐前稿留存  
難架後之刊者依稿發繕則又空費此月中更竄之勞特  
懇將原稿發還悉依今歲校本更正雖小加繕錄之費元  
啓亦所不恤祇期書成寡所疵類足以信今而傳後庶不  
負閣下鄭重誣諉之意

與王梅生書一

旬日前曾有片紙開列數款囑東君向濟寧藍君處查詢  
既思當事者公務紛繁必不能如吾輩憔悴之士專事較  
計於毫釐分寸之間委諸幕客蓋當如京兆鄭尹之聞某  
子冠畢拂然曳笏却立而已今囑太守君取前紙一以奉  
頰足下雖不能以一人耳目遍知州境之故猶可就近託  
人轉訪現在急欲知者濟寧風俗舊志不但汎及普天同  
例之事其文瀟漫無歸且其立言敘事多有爲他人所不  
解者如以女子薙頭蓄髮之日爲始筭非東郡相聚日蒙  
足下細爲開示僕烏能知然此一節其中詞不達意者尙  
多其他更難枚舉故鄙意欲仿朝邑志例凡其遵循古禮  
及國朝會典行事者一切不載專取歲時嬉游里俗相

傳之諺及禮數之有異他處者書之特命兒子摘錄朝志風俗一條呈閱懇足下依此訪求然足下切勿效其簡略毋論街談巷語不厭瑣屑示知蓋採訪不厭其詳筆削不嫌於簡僕自有調度若採訪過略反恐無從刺取耳現在科目表專委兒子纂輯乃知州志府志通志無一非苟且了事之作此等最易纂輯之事尙復不肯少費心思他尙何說哉好古之士宜不免懣焉而長喟也風俗志本在科目之前因僕不曉此邦之故越次而爲之明當刪汰諸傳史家所難難在志表故略涉古書者妄謂列傳易修不知如近代志書則志表反更易於列傳耳若用古法修傳傳亦豈易修哉如史記列傳七十不知者以爲人係一傳

而已不知其未下筆時先將殷周秦漢千餘年間人物一  
一羅會於胸中而有以熟悉其性情心術之微然後分絲  
比縷或驅之左或策之右如名將之統兵雖至旣養下卒  
無一不識其材鄙怯勇而後用之故或同朝共事之人離  
爲數處或代遠年隔曠不相及之人合爲同傳此豈尋行  
數墨者之所能爲此間有蔣生名寅者秀水人僕故人蔣  
德之弟見僕所修圖記句字悉加研校語僕曰近來土地  
一門已了向後只須用吾體裁稍爲更易其次不必再著  
此勞心僕語之曰若爲時賢耳目計雖并無此四卷之書  
亦足以欺之若論吾意所欲殫者此四卷中其未竭吾力  
者正多蓋緣此間無延訪之人故其中往往多闕疑之語

然古事可以闕疑至如山川村聚亭館橋梁之類現在布列州境人人可以足履其地目識其處而口道其名者顧一切委諸無稽其何以免荒略之訕今姑就吾之所可知者一切不敢自欺成書之後倘念鄙人心力頗悴於是不忍令其故留缺陷以貽譏後世則當屈足下相聚一室逐節校磨僕自吐其所藏匿而未盡者凡共若干條足下一筆記之於冊歸向曉事者咨詢其顛末亦復一一書之僕再加一月更削之勞庶幾或幸免於大失耳

與王梅生書二

趙資爲昌黎教諭收養農家子張文質教之得成進士資卒時文質已爲大官欲爲資持服此事甚奇據小註云陳

符錄送顧張文質之名僅見明史七卿表舊志又不爲趙資立傳僅僅見之科貢類陳生必別有所本或散見明代前賢記錄與其後人譜牒之纂述據其文曰文質官尙書尙書無空銜必冠以某部今考得文質於成化十五年二月拜禮部尙書十七年正月以憂去祇此禮部二字已費半日搜尋他事更茫無考信不得不還問陳生且州志府志省志皆云趙資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舉人陳生所錄獨云十二年甲午科舉人故與舊志相異諒必確有可據乞足下往詢其實必有舊人的確紀錄之文然後可書若係里巷流傳焉有相去三百餘年而其姓名行事并與乃父對答之言詳細不舛若是昔太史公傳大將軍徵蘇建

傳荆軻徵夏無且傳留侯至徵之圖畫古人紀述之不苟也如是苟但取片紙錄送不問由來輒爲立傳豈得謂之信史夫子闕文之歎朱子以爲悼俗之偷吾輩幼讀魯論不宐躬處其偷再動宣尼之歎如舊志人物傳中呂棠萬甸輩毫無一事可書僕已刪去列之科目表中獨此事不忍棄去特又諄諄詳詢如此此事須兼考昌黎縣志乃晰今求昌黎縣志一觀或直隸通志一觀此事果有志書中亦必不遺蓋顯官必當有傳且文質立朝風槩無一見於後世則其可書之事更無大於此者今已札致書巢先生懇其檢直隸志中張文質本傳見示仍望足下面詢陳生索其根據以來尤爲可信



與王梅生書三

閱舊志近代諸傳都無一語切實大槩所謂八寸三分帽樣雖自來各志皆然入鄙手獨不能隨俗爲浮沈盡刪之則無以愜時賢之意精核之則其可書不能一二語而又以時文塗澤之句不能使人的然知所嚮方孫可之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不當列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今往往有謬文之語便使人如入雲霧今懇囑舊時採訪諸公隨所記憶詳悉示知止取顯白雖俚言俗語無妨大忌通文道古便使鄙人無所措手處僕嘗論誌傳之法不必定要褒揚第就本人疵病迂癖處略寫數語克當乎其實使之矚眼如生卽死者亦額手

地下矣。頃與兒輩論前漢朱買臣傳，若正言之，不過用邑子嚴助薦，歷會稽太守，擊破東越有功，入拜主爵都尉。後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如是而已。試問如此，足以傳買臣否？今兒童婦女無不知有買臣者，乃在負薪行歌道中，其妻請去，及後寄食會稽守邸吏一節，至今千載如見耳。前索直隸志中張文質傳，不書趙資教育事，但累書其歷官之次，結後曰：處事無過舉，語雖過極，褒崇然文質爲人，萬世無有能道之者矣。豈不哀哉！今州中果欲傳其先達諸賢，必搜其行事，質實書之，庶資採擇，否則僕所刪去者多矣。

與胡書巢書

別後久未奉書遙惟動履安吉元啓近刻粗已告竣釐爲講義雜著二種講義十卷雜著先成八卷因刻工尙未全刷末由裝釘呈教先取雜著中論將樂志外漏書一種寄閱中述宋代武舉之制廖生糾繆原本臚列累幅元啓所取不及二百言後列諸武臣階次於宋史累千言中刺取百有餘言當時亦自謂簡明刻成覆閱尙嫌支蔓未除今復刪去六十餘字於意乃安已命刷工另行繕刻因歎文章甘苦自知之處固難喻他人若如原刻便似顧寧人日知錄全謝山經史問答體裁專以剽襲舊書示博非司馬韓歐家法矣近有爲其祖母求作孝節傳者手述行事二紙附以通志歷城志鹽法志中節婦傳三條覽之竟無一

字可用因細求其敘次滲漏處一一呼而問之至再然後  
略得其窾要揮成四百餘言今并此生所述事狀附覽未  
知鄙文視原狀較爲親切否元啓客居四載自閣下外知  
交落落忽爾鱸魚動念於初四日入城向新運使告辭南  
返不謂運使亦一書生挽留甚切窺其意似必不令元啓  
拂袖告行者姑俟將來定局後再商行止可耳昔歲承賜  
示先世事蹟元啓才短無可下筆處遂爾擱置經年近小  
兒以元啓旣動歸思此文不可不作竊謂宜將諸公紀述  
盡數見示庶得渺慮澄思密求窾却異日會晤時再加研  
詢或冀有一二切合之句若但以膚辭謝責閣下亦需此  
何爲必喻此意勿徒罪其怠慢也元啓今年六十有三較

韓退之已多活六年較蘇子瞻亦多活一年若天付以歐陽永叔之年不過再有三年耳死期日迫不能無顧念於後世之名前此志氣強壯有求刊鄙人文字者必力謝之今衰老自問所學必不能更有所進故一任兒輩之妄爲刊布至應酬文字中亦頗有數篇不忍遽棄者中秋兒子回灤悉竟排纂僅僅編成八冊其雜著及書狀二門竟未動手明歲場務關心大約須俟秋冬卒業矣兒子有詩稿二百餘首春間與沈生心醇一視今其稿竟爾放失兒子以此爲戒欲多錄副本以備遺亡然而繕錄之工亦非寒士所能猝辦前者小兒編次鄙集時閣下有先覩爲快之一語因念昔歲在中丞使署中有書發交椽史謄錄所給

之錢雖不足償其工費然承使君之命彼亦樂而爲之如  
閣下處可援此例則現在未經成集之書亦可多留副本  
於世異日可備兒輩之續纂

答胡書巢書

昨歲接奉手書至今未遑裁覆固屬懶惰廢禮亦緣胸無  
觸發區區末俗寒暄之語不足仰煩聽覽是以其情欲密  
而反疎今晨重披來示悚疚彌深伏蒙齒及拙著數種惟  
補漢兵志及孫可之集兩種正譌之書微有發明前漢地  
里辯證乃由小兒寡昧得覩趙君駁正義門之說驚其精  
博元啓伏讀竊謂齊固失之楚亦未爲得也趙君所據大半  
本諸鄒氏水經之註他書可爲班証者援據甚稀卽其於

鄺氏原文採取尙多失當間爲核正數條郵示小兒使知讀書之法非可以鹵莽從事復念韓子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此等書正使考核精詳所關於得失者甚細徒枉智思終不免掎摭糞壤之譏以故遂爾屏去不復爲卒業者覆讀龜山文集念昔謬宰將樂無一事可以垂後惟此書曾研究數過欲編成記疑一書郵示邑中有志之士令爲後此重刊之本願其書編次乖宜直須重加排纂又其中脫簡亦多往往以此篇文句錯置彼篇鄙人評語非并原書抄錄不足以曉觀者竭此暮年心力恐亦須殫卒歲之功成書後重加繕錄筆札供膳之費便非寒士所易辦日暮途遠而志願甚賒深恐溘先朝露後人未必能繼

成吾志以是日夕皇皇現在重編目次已就尙未加功因  
來書以著述事相勉藉此聊作一昔面談想不滿高明一  
笑也



祇平居士集卷十七終

仁和年家子潘本義訂

祗平居士集卷十八

嘉興 王元啓 惺齋

書六

與陸朗夫廉使書

昔歲里居馮孟亨侍御枉過自言強年抱疴不能爲國  
家廣羅賢俊然語及閣下學識意趣一切超越恒凡自謂  
一可敵百及至此間飢聞輿論益信閣下爲今世古人惟  
是荒陋之胸自問無一可爲請益之地是以未敢漫通尺  
素然而欽仰之私未嘗一日稍釋於懷也元啓幼攻舉業  
自己酉鄉試報罷後忽念此事不足以竟吾學遂發憤篤  
專於古質既憑下又無良師友爲之前導徒守韓子所云

沈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以默求古聖賢人之所用心者  
積日既久遠近同學之士謬以能爲古文相推許凡欲紀  
述其先人功行者往往歸焉因得據事立言於孔子之道  
時有發明然所辛苦而僅有之者不過一知半解自愧不  
足與鴻儒碩士爭能又素服子思之訓以爲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用是閤閤以居未敢列於當  
世作者之林辛巳冬祝融爲厲生平手批書數千卷悉燼  
於火兒子有鑒於此凡行篋所留殘稿屢請付梓不許今  
年陸德平邀主敬業講席兒遂以脩脯之入爲元啓校刊  
雜著數種元啓以爲此皆徇外爲人之舉非篤志闇修者  
所宜出此然旣已成書不敢不就正於有道是用冒呈鈞

座冀得一言教誨之使之豁然脫所迷謬益得究心乎其所未至也過蒙手書賜復兼有溢量之稱捧讀之下慙感交并所賜切問齋文鈔匆次未能卒業然畧一展讀見其中所列者無一不內切身心外周日用以元啓鈍拙之資雖竭數載之心思恐猶未足以究通其義旨也是則拙刻雖未獲一言之指謬而其所以教我者則既宏多矣用敢先具一言爲謝屬有負薪之疾裁答稍稽想蒙見宥不罪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一

昨晤范恕堂明府述閣下鄉先達之言謂閣下爲吾郡第一名宦元啓獨以閣下不專以宦蹟著能亦非一鄉一國之所能囿聞修篤實之學直當推爲當代之醇儒元啓

非好譽人者蓋亦微有所驗之耳頃蒙貶損道德手書下  
誨愚蒙中論廟制難復因謂名亦不可冒居仰見閣下析  
義之精非淺學所及闢我茅塞惠教多矣抑又聞之先儒  
有言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心與分學者不  
可以不之辨也何謂分制度禮樂器數貴賤各有其等不  
容干犯者是也何謂心報本追遠仁孝誠敬之念盡人所  
得自致者是也古人祭法首嚴廟制每一世自爲一廟有  
門有堂有寢外爲都墉天子七以至官師一皆是也其次  
禮樂雍歌佾舞之類是也其次器數邊豆簠簋之屬是也  
其多寡隆殺不容僭差者所謂分也至於報本追遠盡人  
所得自致者不以古今聖愚有別亦不以貴賤有殊也大

學之道首云欲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於天下非天子其孰能之居然身任其事則謂之僭存此心究此義豈得遽謂之僭孔子作春秋假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人未嘗與季氏三家竝論何也明儒歸熙甫論宗子之法雖不出於格令而苟非格令之所禁士大夫家做而行之度幾有復古之漸乎所謂禮失而求野雖自古明盛之代蓋亦有然也宋伊川程子於冬至日祭其得姓受氏之祖不特行之終身而且立法以示後人使子孫得知有禮義伊川於此恐亦不可謂講之不熟矣朱子程子私淑之門人也纂修家禮亦復明著冬至祭始祖之文後與門人私論始復自疑其僭然於家禮原文卒未嘗有所刊削蓋祇自盡其心

實未嘗妄干其分也古云官師一廟豈謂官師不祭其祖乎祖以上有祭寢之法在焉至於立廟以祭其禮獨隆則惟考爲然耳後人不知心與分之辨與其不可僭者乃在乎廟輒謂官師以下止祭其考程子六禮大略特援喪服齊衰爲例謂士庶人皆得上祭高曾此論出而千古祭法乃定周公制禮所云通於上下者得此而其義愈明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然吾謂祭與養同義不當援喪服爲例何則大夫不得廟祭高曾而得廟祭其始爲大夫者始爲大夫與主祭之孫豈必皆在五服之內蓋旣爲吾祖生不得不致其養歿不得不致其祭惟是功德有淺深則隆殺殊等世室之與夾室是也世代有遠近則疏數異

舉時祭之與祫祭是也此則所謂禮由義起者也試以養道論之世言南方多百數十歲老人往往有及見其五六世之孫者近來山左人多半婚親見有年未八十已得抱其五世孫者萬一有服之子孫先死爲其五六世孫者以爲吾旣無服遂不復供養其老乎抑供養及於五世以上卽謂之僭乎生養及於五世以上不謂之僭歿祭及於五世以上獨可罪其僭乎閣下又謂祭止高祖過此以往非僭則侈僭與侈亦須有別如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顧不安於名位之卑妄用尊者之數是之謂僭禮數皆不敢僭顧每祭必薦金石音聲以誇耀其鄰里是之謂侈今旣不敢立廟卽簠簋邊豆不敢踰制闔戶以祭雖鄰里有不



知焉此但自致其仁孝誠敬之心何侈僭之足言故謂朱子語錄與門人私論之語乃其一時之自爲迷眩其實無傷於禮不得因此遂崇朱而抑程也况程子之法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祭始祖或疑其世太遠先祖非得姓受氏之祖不過五世以前已祧之祖今但於已祧之祖之遺主不忍毀棄使得一與歲終之祭而於國家格令非有明禁是亦爲人子孫所得自爲之事願因不得爲者之不可爲并禁夫得爲而爲之者恐非古聖王廣孝教厚之義也廟中昭穆之位謂取南向北向西方爲上之義此特可以言祫祭時之位次非立廟時分左右爲昭穆之義也若立廟而取南向上西方之義則自太祖而下二世四世之

祖當居穆廟三世五世之祖當居昭廟周制已顯與曲禮

之文相背矣愚謂鬼道尙右非愚一人之私論亦出朱子

之言本之歷代先儒

衛次仲論主之長短有左右之異右主爲父左主爲母韓子烏氏廟碑有

右祖左孫之語田氏廟碑有初室二室東室諸稱盧潭墓銘則曰前汝父母右汝兄曾子固葬其二女慶老前妻所出居右與老後妻所出居左

載祠堂制度皆可考也

敝鄉守禮之家葬必右考左妣是近世尙有

行之者蓋昭穆以幽明爲別左右則以人鬼爲分義各有

當不得牽合爲一輒謂昭主尙右穆主又復尙左也地義

自東而西故以東北爲陽方西南爲陰方人有疾臥必東

首受生氣也遷主自東而西蓋取漸而卽遠之義於禮無

可疑者必欲酌親疏而爲之隆殺則祧主但與歲終一祭

固未嘗與高祖以下竝舉四時之祭也竊謂考禮者須先明乎心與分之別分不可干心不可過如此乃爲兩得其道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先儒謂之均於不孝如齊王知爨鐘之不可廢仍令殺牛以爨於禮則得於不忍之心毋乃有傷乎元啓有故人子篤學好古後讀儒先書遂講道學見今本家禮後人所增祧主毀瘞之議輒舉五世以前舊主盡爲斬伐焚毀俄以壯年得奇疾而死人謂其祖先譴責所致怪神之事雖爲儒者所不道然而禮必有所自始報本追遠禮所自始也今至忍於戕毀其先世之主則禮之大本已失其所奉爲禮者特簡策之文而已矣豈非所謂非禮之禮也乎凡此皆元啓自求一心之安

不敢拂已志以阿比時賢妄希知禮之譽然考之先儒之論而合稽諸國朝之法制而無礙又援程子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例與歸熙甫格令所不禁之文酌爲準情協理之制如此使子孫得知有禮義必欲徇魏晉已降不經之論以自遏其不忍之心則實有所不敢昔朱子謂南渡來八字立脚理會切實功夫者惟某與子靜而已子靜之學不盡合於朱子然欲求一能理切實工夫者非子靜莫之許也元啓迂濶自將往往爲通人達士之所訕笑以故雖有所見偃偃焉靡所折衷見閣下不牽於俗動必協於古義故敢往復以盡其愚如果於理大違或冒犯國家之禁致陷干名犯義之誅仍望重加誨諭俾得免於

大戾則幸甚感甚再者祭必讀祝亦鄙人私見今書數言於別幅葢亦有疑必問之意幸垂教焉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二

昨接手諭蒙閣下不鄙其愚曲爲啓誘展讀悚感非可喻言顧蒙錮之胸一時尙未能開豁輒復再效寸莛之扣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禮雖外著之文實根所性後儒自矜淹洽博引旁徵爲文章纚纚然使聽者耳爲之聳然使隱之於心而有未安則是徒滋口舌之辯而已非所謂禮也雖然心安矣或爲國家格令所禁則雖禮有明文亦不敢生今而反古格令又所不禁乃爲後儒議論所奪至自遏其仁孝之心則亦非古人爲己之學諸事必內求諸

心者矣竊謂禮文繁漫筆諸書者一一皆當內驗諸心然後不拂乎所性之本然程子執歌哭不同日之義堅不赴唱司馬不特爲當時蜀黨所譏至今猶授人以口實惟泥其文而不深詳其義隱之於心而實有未安故耳然則考禮者其不可徒恃一偏之證據明矣有此疑慮所以重有溷黷元啓不通於律如果律有明禁仍望矜其愚昧而加誨責焉

與陸朗夫論祭祀書三

元啓資性鈍劣不能廣蒐悉覽以自博其見聞唯是幼讀古聖賢人之訓往往有槩於中及年稍長自分才力遽不如人何敢妄談天下事庶幾一家之內以身爲率或冀後

入得稍知禮義因欲私纂王氏家範一書以爲子孫之法  
守頻年奔走卒卒未遑孤負初心私爲憐悼辛巳夏卜居  
郡城做古人治室先營宗廟之義設立五龕以棲先代神  
主又念祭法與宗法相表裏故一切薦饗諸儀及子孫傳  
授之次皆有訓諭令兒輩黏諸祠壁蓋出鄙人一己之見  
非敢出示他人強斯世以必遵也來教乃云亦欲效法其  
所爲使人驚汗流浹手足俱無容措豈先達之於後進誘  
使盡言道固應爾乎然幸客居附近門牆亦願以私意就  
正有道譬之有惡疾者必舁置四達之衢不敢自藏其醜  
庶冀有和扁之流能治此疾者爲之厲針磨石而前也僕  
之意以祧主必不宐毀瘞歲終則陳其主而合饗焉此祭

法非宗法也然而祭法立宗法卽行乎其中今來教亦兼及宗法故敢錯舉以對至於言辭鄙拙罔識忌諱惟閣下先進成德憫其愚而曲加恕宥焉閣下謂人各抱其無窮之隱願與必欲自達之誠似有不能徧給之憂僕以爲古聖人無有不曲體斯人之隱願而爲之徧給者大學論平天下者必使人人各足其分願而無一夫之不獲故有絜矩之道中庸論至誠之功用至於贊化育參天地推其由來不過盡己性以盡人性而已性無貴賤之殊聖人必兼有以盡之非徒曰克遂其性已也卽以報本追遠而論時饗及於高祖此特有以遂其性而已未可謂之盡也上祀及於無窮斯已與人之性皆盡矣若以等威無別爲嫌愚



竊以爲過慮昔人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  
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  
而不危生之厚之扶之豈必戶給以封君之奉哉亦使各  
足其分願而已天子得爲六世之祖立廟諸侯以下降殺  
以兩至於士則皇考亦不得立廟庶士庶人則雖所生之  
考止祭於寢其所陳設牲牢器皿亦各有等夫如是雖下  
達之禮及於庶人自不患其無別孟子論尊親養親以天  
子爲至人人欲爲其至則不可慮其無別而曰庶人以下  
槩不得尊養其親豈理也乎歐陽子論爲人後者爲其所  
生父降服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僕亦謂  
廟寢牲牢器皿皆外物也皆可以降獨此報本追遠之思

不可遏必欲禁人之追祀與禁人之尊養其親者何異乎  
大宗之法今廢已久然而小宗之法實未嘗廢闕下謂不  
問所宗大小皆得祭其四親恐其察之有未詳也今世族  
兄弟而同爨者希矣其同守先人之故廬者累累有焉同  
爨則間及從祖兄弟至於從父兄弟則十九皆同爨也故  
從父兄弟世稱同堂兄弟同堂兄弟雖少亦須三四人當  
其祖死而諸父皆在不聞諸父各設一主別具几筵以祀  
也其或嫡子先亡則惟繼祖者得承其重不聞同堂兄弟  
紛然各設一主至三四之多也至支庶分異時但有奉其  
禰主以去未有并奪其祖以上之主以去者則凡祖以上  
之主惟繼祖繼曾繼高者奉之支庶分異者或設虛位以

祭則有之矣必欲祭於其主之前豈有不告其宗子者乎  
是則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此禮蓋至今世猶存也豈  
得謂不問宗之大小槩得祭其四親乎至於祭四親削去  
始祖以此爲朱子之勇於改過僕又以爲不然程子冬至  
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僕於冬至祭始遷之祖至得姓受氏  
之祖未之及焉此鄙人之牽於流俗安於苟簡謂之懦於  
從善可耳今必以廢古徇俗爲改過則舉世誰非改過之  
人何獨尊我朱子且程子之說備載家禮小學二書家禮  
卽未成書小學行世已久於此卒無更改則固明以其說  
爲定論矣謂朱子手定之書無足據出門人之私記者反  
足據乎推閣下尊朱之意惟所示答潘立之書其論最爲

明晰謂古人雖有始祖止祭於大宗之家此爲深得古人  
尊祖敬宗之意如周祭后稷魯則以周公爲祖后稷非所  
當祭矣三桓之後則以慶父叔牙季友爲祖不得又祭周  
公矣知此益知宗法之不可不立矣然而程子獨立始祖  
之祭者正以後世宗亡族散不復知大宗之所在於是人  
得以非大宗自諉而我所自出之祖其遺澤能延至數百  
千年以後反等諸無祀之鬼爲人孫子之心必有蹙然大  
不安者此程子所以不辭越分之嫌毅然以主鬯之責自  
任也古者大宗旣絕支庶亦可承祧必欲引嫌自外忍令  
數百千年血食自今而斬於心安乎禮所以寧割其所生  
之愛使之厚於所後蓋以尊祖敬宗之義律之則所生之

愛於義不得不降今不必割愛於所生而得以緜其始祖  
之血食又爲 國家格令所不禁何所畏忌而輒自抑其  
不忍之心至於祭法立宗法卽可及身而定我之嫡長子  
卽繼禰之小宗也繼禰者之嫡長元孫卽爲繼別之大宗  
矣是故家家祭始祖固不可無一家祭始祖尤不可祭法  
旣立宗法旣行不必家家設始祖之祭而自不患其或餒  
此爲準之於情而安酌之於理而順聖賢復起竊謂無以  
易此且釋朱子之意第謂始祖不盡當祭非謂盡人皆當  
不祭也苟以我族同姓不盡當祭之人則必於舉世同姓  
中別立一當祭之人然後可而舉世同姓中我知誰爲嫡  
長大宗知其爲嫡長大宗我能強之使宗我同姓諸孫特

爲始祖立祭乎孔子大聖人也師表萬世後人蓋無敢與之相抗者然惟當吾世而有聖人焉故雖顏子亞聖不敢冒居師位後百餘年去聖漸遠孟子之德雖差遜顏子不得以師道自居又千餘年去聖益遠韓子之德又遜孟子亦不得以師道自居若以越分爲嫌則孟韓二賢皆不免於吳楚僭王之擯矣以程子進尸宗子之任是卽孟韓以師道自居之意也昔曹丕受禪之後漢統旣絕劉備以中山遠裔崛起偏隅朱子特以正統目之伯休父之宗旣絕當宋之時克當宗子之任者非伊川而誰哉以劉備得承正統例之吾謂舉世之程皆當奉伊川爲大宗不應他族之賢反以干冒正統譏之也禮經不著祭寢世數非

略也中庸述周公所制祭祀之禮至於下達庶人是庶人亦得祀其五世以上之祖五世以上之祖皆得而祀之固難以世數爲限也然而高祖當特受四時之祭不應爲其父祖所壓祧主不與時饗又不宜混諸高祖之室此鄙人所以別設祧室以藏祧主者蓋所謂禮以義起者也閣下又謂今世時饗列四龕之前已無異於祫祭似以歲暮之祫爲多事者愚謂古有時祫大祫之文祫及高祖時祫也兼及祧主大祫也義各有當似不得因四時有祫遂廢大祫之禮也閣下又疑設立五龕則當時饗時合祧室之靈旁視其子孫之顧饗而不得與似又未達古人制龕之意古祭必奉主於正寢固去祧主甚遠今卽隨俗設祭龕前

亦不得謂其無別何者古者父子異宮而處廟制亦然後世廟雖同堂然必別爲異室亦取古人異宮之義要使祖先各自爲尊不相降壓朱子所謂昭不見穆穆不見昭各全其尊是也今制主外有楨橫外有龕龕外有簾所以示別於他室者至矣祭雖揭簾啓楨諸室隔不相通昭穆仍不相見也況於祧室卽簾亦未之或揭閉諸最西一龕與古藏諸夾室何異夾室亦在太廟之旁四時之祫何嘗以旁視子孫願饗爲嫌乎又况毀其主未必能遽滅其神主在則雖不與四時之祭先世之神猶得所依附而安并其主去之則遂無所依附而寢東爲先靈棲托之地歷世既久勢不能驅之使出我宗祠之外則當時饗時五世以上



之祖浮游於梁楛之間眇眈於俎樽之外斯時之旁視顧  
饗而不得與者其情尤慘而親廟之主坐享子孫之祭者  
亦恐其有食不下咽之悲也然則慮其旁視顧饗輒先戕  
滅其主期爲吾目之所不睹此與盜鈴而自掩其耳者奚  
異乎又云龕之爲地無多祧室之龕積久不足以容此則  
鄙人始慮亦及之旣而知其不必慮也易曰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無盈而不虛息而不  
消之理凶荒兵革轉徙流離先代之主豈能一一備存無  
失仁人孝子弟就見存之主祭之不能徧及於所不知也  
又況古者壞廟之道雖非盡撤而悉去之然而易檐改塗  
亦必微示毀之之意故寒家已祧之主必去其櫝蓋亦預

爲後日漸多之地且主之尺度甚卑不及龕制之高四之一祧主漸多則累爲之架新祧之主不足以容則舊祧之主遷之上架於同焉祧毀之中別寓遷祔之法變而通之靡所不可要不得慮後日之難容輒先自毀其見存之主也雖然從俗設祭龕前禮無大悖願必奉主正寢以祭何也祭時主人獻牟必令主婦點茶又凡庶子庶婦及未婚之子女咸備其列寢東地窄周旋進反肩背相摩於禮不肅又必陳設食案者四香案者一須正寢乃可行事果欲竭誠備禮以格我先靈固不得苟且而徇俗也廟中陳主從古以西爲上其改爲同堂異室之制以西爲上則朱子謂自漢明帝始然至南宋時歷千數百年無改元儒亦不

聞更有異論至明代中葉以後始有中左中右之議明初無有也明會典所載祠堂制度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考次之時祭儀節前一日設高祖考妣位於堂西北壁下南向考西妣東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以次而東別設旁親無後及卑幼先亡者耐食位於東西壁下皆右男子左婦女可知中左中右及左男右婦之次皆始明之叔世蓋因當時達官貴人不安於庶人祭寢之法妄欲僭擬王朝廟饗之儀竊生異議不知王朝廟制太祖居中餘分左右爲昭穆今昭穆之次久廢自卿大夫以下例得廟祀其先者亦不聞有太廟之設徒以左右爲分於義已屬無因至於庶人無廟祭寢之法祇應從歷代右祖左孫之次尤

不宐妄生僭擬又况右主左主長短之度見於穀梁傳疏  
知神道尙右實自周代已然何得謂古無此說考之明史  
成化中祭酒周洪謨實創此議洪謨一庸妄儒生逞其愚  
而自用之見不特變亂國章紛更祖制并欲盡廢數千載  
以來遵循舊典學古之儒正宐羣起而力攻之也今閣下  
特舉 本朝大裕之儀見示是亦未免爲洪謨之論所惑  
又云不宐顯違今制則愚意益有所不安如今官府治事  
皆南向家居使子弟進而受事則但東北隅坐命之不設  
南向之座蓋所以示別於公不得謂其顯違今制也况自  
國初定制以來廟饗之儀未嘗頒行天下使士庶咸式  
今必強而相擬則會典所載 國朝王禮多矣寧許士庶

人一一相擬乎至近儒金賁亨之論謂宗子宗婦中立而高祖考妣僻在一隅非對越之義此尤不達於禮而逞其私意論古恐未可據爲格論也宗子宗婦當進牟饋食時何嘗不入室行事各跪獻於其主之前至於前此降神參神及後此送神宗子宗婦與庶子庶婦咸列在庭乃古拜下之禮期以自竭其誠敬而已卽今滇黔之地僻在西南闕廷自在東北然當正旦朝賀時彼士臣僚但有北向行禮而已滇黔直北當川陝二省之地非順天府地謂彼士臣僚不知有對越之義可乎又況古時廟制太祖東向昭主南向穆主北向諸子姓在庭行禮揆之對越之義於昭主則得矣於太祖穆主奚當焉韓子云人見近事習耳

目所熟稍殊異卽怪之其卽近世言禮之士之謂也歟然  
吾謂孔子亦有從衆之時如麻冕之改而從純是也願雖  
勉徇流俗未嘗斥麻冕爲非禮苟有服麻冕者度亦必以  
知禮許之今也不然不言已之苟從流俗反斥周漢以來  
數千年共遵之禮爲非是以自文其不能復古之失此則  
金氏之妄也閣下又云分非徒格令所及與廟數品物之  
間已也蓋卽所謂禮也禮有本有文禮之本上下同之報  
本追遠之心是也著之爲文則有尊卑隆殺之不同乃所  
謂分也分之言分也如人子受分於父嫡庶多寡不同要  
皆各有應得之分庶子固不得與嫡子爭衡也然則祭饗  
各有定分非謂廟制品物之殊數而誰謂哉愚以爲人得

展其仁孝之思而又不失其尊卑之等夫是以謂之禮禮固合心與分而言之者也今止以分言禮而不卽乎人心之安是舍本言文孟子之所謂徒法非先王禮以節性之本旨矣况今禁人之道嚮其先則夫報本追遠徒抱此無窮之心者旣不可謂之禮矣乃以分言禮又謂禮在廟數品物之外則非本非文所謂禮者究何物耶至云格令雖所不禁亦必參之經訓證之儒先僕雖蠢愚何敢悖經訓而拂儒先願謂上祀之禮下達庶人明載中庸是卽經訓之可參者也始祖先祖之祭立自伊川是卽儒先之可證者也故僕謂歲暮之祫兼及祧主準之於情而安酌之於理而順聖賢復生無以易此者也來論論廟制難復因謂

名亦不可冒居深得孔子必也正名及名不可假人之意  
又引朱子答潘立之書見示使人悚然益知尊祖敬宗之  
義所以開發愚蒙者不少非閣下潛心內考深究乎古人  
制作之原烏能及此間有鄙人蔽錮已深未能驟喻者妄  
效古人各言爾志之義不敢自藏其醜所謂置惡疾於通  
衢竊冀和扁之療治也伏惟矜其愚而加惠教焉幸甚幸  
甚不宣

論理一分殊之義書

墨子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至遭兼愛無父之誅其弊由於  
但知已物之理本一而不知其分迥殊名法家嚴於上下  
之辨然而一則專決於民而失人情一則專斷於法而親



親尊尊之恩絕其弊又由於但知上下之分迴殊而不知其理本一能兼通乎理一分殊之旨知其道本竝行不悖斯乃爲儒者大中至正之論耳自秦火以後禮文放失儒者不見全經往往膠於其所已言不能旁通於所未言甚者叛棄儒先顯違經訓不惜矯情拂性以漸附於知禮之稱大抵皆名法家之貽禍也近讀中庸大全偶著論辨數首有可以補訓詁家之所未備者非敢故異前人私欲精求其是而已願未知於理果是與否幸垂教焉

祇平居士集卷十八終

海寧年家子陳用敷訂